

书评

# 从赛博朋克抵达未来

## ——读弗朗西斯科·沃尔索《继人类》

□ 刘平安



弗朗西斯科·沃尔索,意大利科幻作家,在过去的十二年间,获得过多个国际科幻奖项,是当下最活跃的科幻小说家之一。我读过国内外许多科幻小说家的小说,而沃尔索的中文译本迟迟未出,没想到在购置新书时发现了这本最新的译本。沃尔索的科幻小说自成一体,这次阅读我领略到了其独特魅力。

沃尔索用他的科幻小说,告诉我们:未来之发展与图景,皆由我们当下决定。他用他的小说提醒着人们要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打破技术壁垒与垄断,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我们的未来或许就会是另一副模样。

弗朗西斯科·沃尔索的《继人类》由张凡译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题所谓“继人类”,就是意识被加载到由机器制造的身体中的“人类”。小说以垃圾回收员彼得寻找“继人类”阿尔芭骸骨为主线,以众多底层人物与“继人类”的个人抗争为辅线,描绘出一幅社会颓败、生态恶劣的幽暗未来图景。而赛博

与朋克也是“继人类”的题中之义。赛博即网络空间,在小说当中主要体现为人类意识的上传与下载;朋克主要体现为底层人民的反抗精神。

小说中,虽然技术可以为人类服务,但它首先服务于可以支付高昂使用费用的人。“继人类”这项服务,可以将人生前的意识上传到系统当中,人死后,再下载到由高科技材料制成的不死躯体当中,以另一种方式得到“永生”。彼得出身低微,他和哥哥查理做着毁坏“继人类”和贩卖“继人类”零部件的非法勾当,但这仍然无法偿还他们高昂的债务。由于信用问题,他们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彼得的母亲因为支付不起“继人类”的高昂费用,生命走到尽头时,只能在病痛的折磨里死去。像彼得这样的人群,要想使用“继人类”这项服务可谓痴人说梦。科技是把双刃剑,它的飞速发展,渐渐走向了反面。

小说当中,有一家打着环保旗号而无所不在的巨型垃圾回收公司。这家名叫

“逆转”的公司既是“继人类”的生产者,也是“继人类”零部件的回收者。它既维护“继人类”的合法权益,又维护毁坏“继人类”的灰色利益;既是泛滥有毒的“基皮”垃圾的制造者,也是打着去除“基皮”污染旗号做生意的“环保者”。当“逆转”公司科研人员艾恩研发出了大量低成本的去污发明时,他被公司清除了记忆,封锁了技术,并打入垃圾成堆的贫民窟中,自生自灭。这意味着技术垄断和壁垒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危机。

小说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读者,这个未来世界生态环境之恶劣。“基皮”这种污染物,已经遍布全球,引发了植物的变异,“基皮”混合物时而会爆炸时而会腐蚀,无法预测的巨大怪风经常夺人性命。人们制造垃圾,回收垃圾,最后和垃圾共生。未来世界似乎不太适宜人类的生存。

小说中有一群如彼得一样具有反抗精神的底层群众,他们敢想敢干,努力消除环境破坏、技术封锁这些问题。朋克的反抗精神在这一刻,将人类打捞了起来。

## 小寒初渡梅花岭

□ 钟安顺

苏轼与梅岭有缘,他在诗中多次提及梅岭,可谓情深意长。梅岭古道,是唐朝张九龄奉旨开凿的,打通了广东对外的道路,可谓古代京广线。梅岭被誉为梅花故乡,古道两旁梅海如潮,有红梅、白梅、绿梅、腊梅。苏轼两次路过梅岭,第一次是在绍圣元年南贬路上,第二次在元符三年北归途中。当年他58岁,南谪惠州,从梅岭古道进入广东。到了他被大赦北归时,已经64岁了。也正是在北归途中,他在江苏常州辞世,享年65岁。

苏轼由儋州渡海北归时,曾与岭南雅士吴子野等友人,同游清远峡广庆寺,并作北归题记,后碑失于灾变。那是小寒时节,苏轼在《清远舟中寄耘老》里诗云:“小寒初渡梅花岭,万壑千岩背人境。清远聊为泛宅行,一梦分明堕乡井。”这让人读后如身临其境,想象梅岭的梅花在小寒的冷风中,盛开于万壑千岩之间,行舟里的苏轼心思缜密,情怀分明。当时,他生活清贫,内心却不受羁绊。如今梅岭古道旁,有棵参天大树,下立一碑,上书“东坡树”。有人说,此树为苏轼亲手所植,而我以为,当地人崇敬苏轼的盛名,以此纪念诗神,彰显梅岭的古风遗韵。

是呀,苏轼在小寒节气,再踏上梅岭古道时,情怀沧桑,恍若隔世。那梅岭梅花,是他一生中的精神依托。他43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在驿站道上看到冬天的细雨梅花,曾写下“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几乎他每次被贬谪时,都特意去看梅花,欣赏梅花的风雪苦寒,视为知己。可以想象,他在64岁的回京路上,已经看淡了仕途风波,其中有麻木,也有疲惫,更多的还是他的心智超越,洞悉了世事人生。在梅岭古道上,梅花仍旧是他心灵的寄托。他写给朋友的诗里,不再有壮志激情,却有小寒时节的梅岭风光,千峰万壑仿佛开出了他一生的寻梦情境,梦萦香气,梅姿百态,气象清明。是呀,他长达二十年的贬谪生涯,不断地被流放,几乎一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那辗转的颠沛、精神的折磨、生活的贫困无以复加。他最后一次回归时,已经半生

了最小的儿子和爱妾、知音王朝云。可是苏轼却心化苍凉,情怀淡然,写下了梅岭风光,留下了梅花诗心。

苏轼一生多次写到梅岭,在《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其一》中诗云:“回首天涯一惆怅,却登梅岭望枫宸。”可见他身体疲惫,百感交集,回想自己曾在朝廷做过高官,德高望重,如今却白发苍苍,站在梅岭的最高处,心生苍茫。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写下了寄友的惆怅诗语。苏轼在《赠岭上梅》里诗云:“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那梅岭,满山梅花,让他想到青梅煮酒畅饮的痛快,黄梅成熟时的细雨美景,多重的心灵意蕴,犹如他梅染霜雪的一生,风雨颠沛,辛酸多艰,在煎熬中老熟,变得淳美超逸,襟怀洒脱。正如苏轼在《少年游·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所云:“笑时犹带岭梅香。”那梅岭梅开,笑意人生,梅香透阵。

苏轼在《北归度岭寄子由其二》中诗云:“青松盈尺间香梅,尽是先生去后栽。应笑来时无一物,手携拄杖却空回。”苏轼一生,只有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信里,谈到了自己一无所有,可以想见他路过梅岭看到青松梅花时,真是一无所有,就是手中多了一根拐杖。他在《北归度岭寄子由其一》中诗云:“从此西风瘦梅谢,却迎谁与马毵毵。”苏轼此次回京,他感觉平生最大好处,就是将多年罪官流放的帽子摘掉了,只剩下他内心的精神荣光。他看着梅岭的梅花谢落,感觉自己老了,走不动了,眼看着春天就要来临,与亲人团聚,可是却耗尽了生命,如梅花凋谢。苏轼的岭南梅花诗,真实记录了他晚年的心态人生,他生如梅花,死如梅花,有绽放的梅花诗心,诗情烟雨,生命的文化风光。

苏轼在《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中诗云:“争抱寒柯看玉蕤。”他还在《定风波·红梅》中写道:“尚馀孤瘦雪霜姿。”那写的是寒柯梅枝,雪霜中的花姿梅影,与他写的小寒梅岭相映成趣。

掌故

## 张宗宪与有划痕的碗

□ 张达明

毋容置疑,张宗宪先生称得上世界级著名收藏家,虽然没有正经上过学,但出于对古董的特殊喜好,他一生总是永不停步地在求索。虽然他现在已是耄耋老人,却依然子夜不眠,晨曦方寐。

198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要拍卖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的消息一经传出,各路收藏大咖趋之若鹜。遗憾的是,这只碗的碗心有一点点划痕,不免让大咖们顾虑重重。其中有位来自台湾的大富豪咨询张宗宪:“张先生,我非常喜欢这只碗,想买下来,但看到碗心有那么一点点划痕,怕买下来会贬值,您老是行家,能否给个建议,我能不能买?”张宗宪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主意我没法帮你拿。自个的主意还是自个拿最保险,以后赔了挣了的也没怨言。”张宗宪这么一说,那个富豪就放弃了购买的意愿。

其他大咖也都因为碗心的那一点点划痕而纷纷放弃举牌,全场只剩张宗宪还在举牌。最终,他以100万港币外加10万港币的佣金,将这只碗买到了手。拍卖会结束后,台湾那个富豪追到张宗宪下榻的酒店问道:“张先生,我对您的举动很不理解,那只碗的碗心有点划痕,可您为什么还要花大价钱买下来呢?您就不怕砸在手上吗?”张宗宪笑道:“因为我不在乎碗心的那一点点划痕,也就不怕砸到手上。我坚信,这只碗的升值空间一定会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张宗宪将这只碗放在家里,直到21年后的2006年,他感觉出手时机已经成熟,便拿到苏富比拍卖行重新拍卖。当天,收藏家马未都也去了,恰巧遇到了张宗宪,两人找了一个茶社喝茶聊天。聊到那只碗,马未都好奇地问道:“那只碗在您家里放了20多年,您估计它到底能卖多少钱?”张宗宪笑道:“你知道,拍卖场上变幻莫测,不到最后谁也无法估计是个什么



吉城晚报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